

東

華

錄

東華錄

臣周潤蕃恭校

編

秋七月庚戌朔諭大學士等工部奏銷雍正二年分錢糧黃冊遲延不奏特於今年六月初一日始行進呈朕令大學士等詰問工部堂官隨經大學士等參奏黃冊乃按日紀載之檔案何事不在其內定例凡遇朔望吉期在京各衙門進呈奏章俱各詳加檢點黃國材等任意疏忽全無敬謹之心應將伊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夫天道福善禍淫賞善罰惡書經曰惠迪吉從逆凶此外別無可以趨吉避凶之道至於忌諱穢祥乃庸人下愚之見朕察理極明惟知順理以爲事天之本毫無避忌爾等大學士日侍左右諒無不深知者但人臣事君之道當時存敬謹忠愛之心是以每逢

佳節吉辰呈送本章皆留心檢點此亦自古相沿之例至於奏章內有陵寢字樣者亦必留心檢點蓋恐陳奏披覽之時觸目傷感也朕之思念皇考皇妣無時稍釋於懷而於吉旦清晨必焚香瞻禮豈因展閱黃冊見陵寢字樣然後悲戚於心乎止因工部堂官等全無尊君親上之心怠玩疏忽不得已詰問申飭冀其醒悟悛改又恐此輩庸鄙無知以爲朕因避忌月朔不快於心將黃冊發出降旨切責是以特令伊等於今日月朔進呈朕覽面加曉諭所有開導伊等之愚蒙而敎以尊君親上之大義並使眾人共知之○辛亥諭內閣戢盜乃安民之首務稂莠不翦則嘉禾不生姦宄不除則良善不安此一定之理朕時以此訓飭各省督撫有司諄諄往復而能實力奉行著有成效者甚少如江南蘇松等地方盜案多於他處而陳時夏等並未將積惡渠魁緝拏懲治

范時繹管轄三省戢盜之才亦覺不足是以下江地方盜風不能  
止息小民受其擾累朕深爲廑念浙省盜案向來亦多自李衛莅  
任以來留心整理匪類知所畏懼文武屬員協力緝捕不至漏網  
又派委文武官弁分地巡查將盜賊拐造假銀扒手賭博等犯嚴  
拏懲治以儆刁頑而安善類李衛甚屬可嘉著將江蘇所屬七府  
五州除錢糧刑名外其一切盜案俱交與李衛管理文武各受其  
節制有能盡心緝捕及疏防貽誤者聽其舉劾遇有緝捕訪拏盜  
賊等事各營兵弁聽其調遣江南督撫等官亦仍照舊辦理不得  
因李衛管理稽查盜案而生推諉之念○癸丑宗人府參奏輔國  
公敬恆三陵朔望行禮不遵會典違例濫用贊禮郎甚屬僭越  
應革去輔國公從之○甲寅調單疇書爲戶部右侍郎彭維新爲  
刑部右侍郎以蔡世遠爲禮部右侍郎由內閣學士遷○河東總督田文

鏡奏河南府孟津縣居民翟世有以耕種爲業本年四月有陝西三原縣人秦泰販買棉花遺銀一百七十兩翟世有在路拾獲歸告伊妻尋遇原主給還不取分毫並不受謝義舉清操已經給扁嘉賞並請立碑獎勵諭天下之治平在乎端風俗而風俗之整理在乎正人心若人之存心果能守法奉公安分知足則不貪苟得之財不爲非理之事衾影無愧俯仰寬舒而和氣致祥自然災害潛消諸福畢至子孫並獲安享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也朕愛養黎元教誨諄諄至詳且悉惟期薄海內外革薄從忠以成蕩平正直之治而地方大吏有司等既不能躬行禮讓以爲民之倡復不能懇切周詳以宣朕之訓是以還淳返樸之風不多槩見朕心實企望之今見孟津翟世有之事乃風俗休美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也朕心深爲嘉悅夫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宇宙之大兆民之廣豈無崇廉尚義之人止因大吏有司不以民風醇薄爲念或遂至湮沒不彰耳果能化導訓迪於平時而遇忠孝節義之人敬禮表揚以爲眾人之勸則奮發興起豈不成比戶可封之俗乎翟世有著給與七品頂帶仍賞銀一百兩以旌其善凡人境遇之豐嗇貧富皆有一定之數不可以倖而致假若貪者有餘而廉者不足則是定數不足憑而天道不可問矣無奈世人貪心一萌遂以明白淺顯之理不能知覺而見利思義不捨遺金便爲古今罕覩之事如翟世有者乃耕田力作之農民未必備讀聖賢之詩書法古人之行誼而天性樸誠不欺暗室用能化導其妻共成義舉是以令聞達於朝廷拜章服帑金之賜如但計一時之利所得不過百餘金用輒易罄較今日之榮名豈啻霄壤之分哉儻人人觀感興起皆能如此存心則不但成讓路讓畔之

休風而本人亦必受上蒼之嘉祐荷國家之恩榮詎不美歟上年  
京城內有鋤草夫役六十一者於伊草車內拾得銀五十兩不肯  
私取當官呈出隨經該管官員奏聞朕已降旨獎賞此事與翟世  
有之還金相類朕爲人心風俗起見特頒此諭通行曉諭內外官  
民人等知之○乙卯增四川鹽驛道衙門鹽茶大使○丙辰諭內  
閣工部將國子監建立碑亭繪圖呈覽其舊立碑亭有用黃瓦綠  
瓦之不同朕詢問工部侍郎法保吳士玉皆茫然不能置對國學  
建立碑亭典禮攸關司其事者自當詳考源委然後入告乃法保  
吳士玉於辦理陳奏之事漫不經心有玷職守著交部嚴加議處  
○戊午江西巡撫布蘭泰參奏清江縣牛元弼於需雨之時並不  
親身祈禱屠宰甫禁旋開張筵唱戲政務不理臨江府知府吳恩  
景代爲隱飾請一併革職得旨牛元弼於屠宰開禁之後開筵唱

戲不比祈禱之時若牛元弼平日性好聲歌耽於逸樂則布蘭泰  
何以不早行參奏至所參政務不理亦當實指其廢弛者何事今  
因一時意見遽將該縣嚴參並知府一同革職定例內屬員犯貪  
贓重罪者知府徇庇及失於覺察其處分止降級調用今因屬員  
唱戲而遂將知府奏請革職似此越例之事幾有作福作威之意  
矣朕之待督撫大臣深加信任常有督撫參劾尙輕而朕從重處  
分者總以揆情度理期於公當而已凡爲督撫者當爲國家愛惜  
人才而於參劾之間尤當加意慎重若誤去一幹員其過更在誤  
薦劣員之上蓋薦一劣員而誤用之異日自然敗露若將幹員誤  
行罷斥則其人終身放廢不可復振天下人才幾何豈可因一時  
之喜怒而濫行摧折乎察吏之道公明二者缺一不可若存心本  
公而識見不到必致爲屬員所欺瞞浮言所蒙蔽布蘭泰之存心

雖無私徇而少知人之明且瑣屑不識大體地方雨暘之時若水旱之爲災全係乎督撫大臣之感召若果能布德行仁安民察吏自能上感天和豐享有慶若政事有闕舉劾失宜以致雨澤不能應時而降此時徒恃祈禱之虛文已屬庸鄙之見而乃欲諉過於屬員以謝己之責不亦屈抑之甚乎牛元弼吳恩景不必革職若二人任內另有虧空劣蹟著布蘭泰查明續參再降諭旨若別無款蹟可參著牛元弼吳恩景送部引見候旨另用○雲貴總督鄂爾泰奏四川所屬涼山近連米貼地甚荒野吞都沙馬雷波黃螂等各土司俱係米貼裸賊祿永孝妻陸氏之姻親賊黨有恃故敢於蠢動吞都土司德昌助惡謀逆臣檄令鶴麗總兵張耀祖等三路進剿已將首惡陸氏擒獲其未獲之德昌見檄軍弁攻取山塢以絕根株得旨米貼逆夷肆行不法抗拒官兵鄂爾泰令總兵張

耀祖等領兵深入直搗賊巢擒獲渠魁撫定餘黨在事弁兵著從優議敘賞賚○庚申諭內閣向來督撫赴任之時有奏請將平日所知人員帶往以備委用者朕因督撫事務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屬可行是以允從所請令其帶往酌量題補近聞督撫等帶往人員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羣相趨奉而指爲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議論而以爲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日生以致流言不少如楊文乾請帶王士俊殷邦翰前往廣東楊文乾信用之廣東閩省人心不服陳時夏請帶蔡益仁往蘇而江南之人指爲陳時夏之耳目莽鵠立請帶朱亨衍李敏德傅樹崇往陝西原爲備辦軍需乃不令效力一事藩司孔毓璞卽逢迎巡撫以一人委署二缺而命往試用之員不行委署此皆帶往人員不宜於地方者朕思所帶之二三人其得力有限而沮眾人效力之心則

爲益少而無益多況屬員之微愆小過上司本應曲體保全而既  
爲督撫帶往親信之人理當畏避嫌疑有不便格外保全之勢亦  
非所以愛惜人才也且督撫等果公正精明善於察吏則閩屬中  
豈無有廉幹之員可相信以心相資爲理者何必於帶往之一二  
人是賴而啟眾口之疑議乎文官與武職不同武職以弓馬技勇  
爲主有操練兵丁差委巡緝之事督撫提鎮等將熟悉之人奏請  
帶往以供使令可以得其效用之益至於文員則不應帶往從前  
督撫等之奏請甚非朕亦不當允從其請除督撫已經到任之後  
因本地要缺奉旨題補而本地不得其人將別省舊屬題補者不必  
解任外如楊文乾陳時夏莽鵠立及各省督撫大吏從前所請  
帶往之人目今見在屬下者俱著回京請旨另用○山西巡撫覺  
羅石麟奏榮河縣沿河地方黃河水漲被淹村莊共十有八處見

在設法撫恤得旨地方年穀之豐歉水旱之有無全係乎督撫政事之得失天人相感之理確乎不爽石麟自任巡撫以來精神不能周到才力甚覺勉強朕已屢次訓飭兼爲地方廑念今榮河縣果有河水泛溢淹及村莊之事夫黃河之在山西尙非險要之處而今歲入夏以來又非多雨之年乃忽聞水漲爲患豈非封疆大吏政事有闕故上天垂象以示儆乎凡督撫之責全在於察吏除盜以安輯百姓儻不能盡斯二者必致上千天和黎庶並受其困凡屬封疆大臣當如何之題勉盡心以稱職任而大臣等之保薦督撫者當如何之公忠詳慎務令得人以副君上之諮詢造生民之福澤乎其榮河縣被水之民加意撫恤之處著該部速議尋議按名散賑務使均沾實惠從之○辛酉雲貴總督鄂爾泰奏米貼賊黨悉平鵠麗總兵張耀祖所領官兵已於五月二十六日撤回

其井底塹及沿江渡口等處原議駐兵三百名請添設二百名足資巡察防範得旨米貼之事既竣滇兵可以回汛目下逃竄不過逆夷吞都土司德昌一人易於緝捕其剿撫雷波土司川省所撥之兵自足辦理四川提督黃廷桂有應行知會滇省官兵之處著黃廷桂就近知會餘照所請行○雲貴總督鄂爾泰奏烏蒙案內革職土司祿鼎坤乃祿萬鍾之親叔向居魯甸亦屬渠魁而當日官兵進剿烏蒙時祿鼎坤帶領二子及魯甸頭目等投見知府黃士傑隨經總兵劉起元給以外委守備立功贖罪及臣親至東川又復給牌准其效力錄用祿鼎坤始而前往化導祿萬鍾母子勸其歸順因主文劉建隆等抗違不從帶領祿萬鍾母子逃往大關祿鼎坤自備口糧督領士兵三千直搗鎮雄之脅是以祿萬鍾計窮勢迫投奔川營且招撫烏蒙頭目五十餘人各目所屬百姓數

千俱赴營投順逮米貼陸氏等句通川獮抗拒官兵祿鼎坤願以  
妻子爲質調率士兵親往效力又有同案之白頗阿業亦隨祿鼎  
坤投誠者前陳明哲等抗違拒敵阿業曾率士兵血戰破圍此皆  
有功之夷人祿鼎坤今應遠徙江甯阿業因其兄係叛案重犯緣  
坐應流仰懼愈旨可否寬免諭朕情冒萬方內地外夷皆同仁一  
視本欲其胥歸於善以受朝廷撫綏敎養之恩祿鼎坤旣能悔過  
自新輸誠向化且奮勇努力以助官軍與兇苗之怙惡不悛者相  
去霄壤應加特恩以爲眾人之勸前經鄂爾泰題請照新定之例  
將祿鼎坤發往西甯安插今加特恩免其跋涉遷移卽令安插雲  
南省城將祿鼎坤隸總督標下管轄令鄂爾泰酌量題授職銜並  
賞給養贍之貲俾得從容敷用以示恩獎其同案之白頗阿業亦  
能悔罪輸誠著將流徙之罪開恩寬免○川陝總督岳鍾琪奏據

西藏駐紮之參將顏清如呈稱五月二十五日頗羅鼐率所部兵由潘玉口至喀巴地方先遣兵一千餘名衝戰喀木卡倫與隆布奈之兵相敵是夜西藏斥堠兵丁俱隨從頗羅鼐二十六日頗羅鼐率兵直抵西藏駐藏大臣馬臘僧格卽往布達拉地方守護達賴喇嘛頗羅鼐一面安撫西藏一面派兵將布達拉地方圍困二十七日馬臘僧格回至西藏二十八日各廟喇嘛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等擒獻頗羅鼐將伊等拘禁遂來見馬臘僧格告稱今率阿里及後藏兵共九千餘名前來西藏旣獲仇人卽欲回後藏防守隘口兵丁等乞奏聞皇上加恩賞賜等語臣查頗羅鼐於大兵未到之前奮勉報仇擒獲渠魁此皆聖主恩威遠布之所致但渠魁雖已就擒阿爾布巴之子袞布見在江達率兵駐紮臣行令鑾儀使周瑛嚴加防範俟大兵到藏協力攻剿至頗羅鼐

之兵九千餘名請加賞賜以示鼓勵得旨頗羅鼐兵丁殊爲效力  
著查郎阿等將豫備軍需錢糧內動支三萬兩給與頗羅鼐令其  
酌量賞兵○己巳諭禮部怡親王之子弘暎薨逝弘暎係王妃所  
出著照貝勒例殯葬○辛未諭刑部爲治莫要於安民安民莫急  
於弭盜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無時不以安輯萬姓爲念豈忍沽  
寬大之虛名姑息養奸以貽害吾善良之赤子乎邇者各省文武  
大吏亦知體朕懷嚴緝盜賊之蹤蹟窮治盜賊之根株如浙江江  
南數十年之大盜積賊悉行拏獲而究問從前則供出劫賊害命  
之案不可勝數似此狡猾渠魁尙不能逃於法網則凡爲盜賊之  
人其可不知悔懼乎朕念爲盜賊者前此之愚頑皆自陷於死而  
不知而今此之窮蹙又將求其生而不得展轉思維深爲不忍因  
是特頒訓諭指示迷途而望其自新悛改凡爲盜賊者皆吾民也

乃不肯爲國家愛養之良民而甘爲國家誅殛之匪類豈非自作之孽更復何所歸咎乎而爲盜賊者每藉口於饑寒所迫計出無聊夫慮饑寒者謀生之心也而爲賊盜者取死之路也以求生之心而趨必死之路雖在下愚不應出此凡能爲盜賊之人必非老弱殘廢之輩有可用之膂力有可用之心思若務農耕種負販傭工卽可爲餬口之計或入營食糧當差效力且可爲上進之階宇宙謀生之人百千萬億而謀生之策亦甚多端奈何作此喪心昧理違條犯法之事乎蓋由此輩或遊手好閒或賭博縱飲或好勇鬪狠一旦困乏窮苦利欲薰心遂生殺害劫奪之念以爲昏夜之間無人識認未必卽被拘執而受刑戮也不知一案敗露則眾案皆難掩藏一人被擒則夥黨皆難隱匿往事具在豈不聞之盜賊若肯爲善良必不至於饑寒而死以視身首異處肆於市曹桎梏

囹圄傷殘肢體父母妻子遷徙流離果何得而何失孰危而孰安乎朕心惡此輩之肆行不法又深憫此輩之愚昧無知示以自新之路特施法外之仁許其自首免罪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到官者其中爲首造意及傷害人命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寬減若被人引誘迫脅跟隨爲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予以寬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爲良民受國家惠養之澤若此旨既到之後而爲盜賊者不行自首其有已經自首免罪之後而復爲盜賊者定行加重治罪儻有不肖官員因盜案不結有礙考成賄買無賴之人圖認爲盜自行出首以圖銷案者一經察出將賄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卽正法不貸著在京在外地方大吏通行所屬俾遠鄉僻壤之民咸共知之○壬甲子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富甯安祭葬謚文恭○乙亥諭內閣前山東參

革知縣朱成元令家人叩聞一案朕命學士繆沅前往審理據繆沅將朱成元蒲臺縣任內餽送巡撫布按各官規禮印簿查出陳奏朕一一閱看知係朱成元任內二十餘年餽送上司之陋規而自雍正元年以後仍復餽送如故已交部嚴察議奏自朕卽位以來嚴飭官方禁止私賄又恐督撫等官用度不敷暗中巧取是以給與養廉之項俾其公私有賴俯仰從容庶永杜苞苴以爲澂清吏治之本蓋上司旣受屬官之餽遺又何以禁止屬官之貪墨甚至以餽遺之多寡分情誼之厚薄則屬員之優劣何由辨別而吏治尙可問乎各省督撫養廉之項皆經奏聞奉旨者司道等官亦皆於公用內支給其無公項可支之員亦應於督撫前陳明准其收受何項以爲用度豈有朝廷旣給養廉而仍收受屬員陋規之理今觀山東巡撫司道等官之私受陋規如故則他省或有似此

欺隱私受者亦未可知著各省督撫一一嚴查據實陳奏在地方官薪水之資自不可缺但於屬員之手接受節禮陋規則斷乎不可目今各省內或有尙未分給養廉之員著各省督撫悉心商酌辦理奏聞甯可以州縣應出之項解至藩庫從公發給而不可使其自相授受廢公義而徇私交留禮儀交際之名而長貪婪賄賂之弊也儻再有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諭正紅旗漢都統等原任大學士甯完我乃國家舊臣朕念伊功績查伊後人其三世孫甯蘭人老成若有駢騎校缺出帶領引見甯蘭家貧賞住房一所內庫銀五百兩四世孫甯邦聖人平常係康親王屬下交與康親王給伊拜唐阿錢糧若能習文卽令其讀書儻不能習文則挑在拜唐阿上教導行走成就時著王奏聞○命蘆溝橋造官房安歇會試舉人○丙子以張坦麟

爲內閣學士仍署江蘇巡撫事○戊寅刑部尙書勵廷儀奏請除  
監生考職倩代頂冒之弊得旨各省監生每於考職之時或憚於  
跋涉或不諳文理常託在京之親戚朋友代爲應考而本人安坐  
原籍濫竊職銜此等陋習相沿已久是以數年來朕特遣大臣等  
司考試之事及後訪察知考試之臣亦止能校閱文藝不能除假  
冒之弊故於上年考試之後朕令將一千一百餘人通行引見彼  
時伊等知頂冒情虧不敢報名引見者九百餘人俱經降旨革退  
其引見之二百餘人朕以爲皆係正身又見其中有人才可用者  
因揀選七十餘人交部卽用或令外省督撫試用且有加恩用至  
知縣知州等官者近聞此卽用人員之內竟尚有頂冒之人似此  
敢於欺罔可謂督不畏死者矣今朕開恩准其自行出首若代考  
得官之人遵旨出首朕酌量寬減其罪其託人代考者情罪較輕

若遵旨出首但革去監生不治其罪儻仍前隱匿不首一經察出將與者受者卽行正法其從前歷來考職監生有代考得官者俱照此例行○吏部議領侍衛內大臣公在內閣辦事馬爾賽等參奏工部所造黃冊屢經催辦乃任意遲延特於月朔吉日進呈顯係怠玩疏忽應將尙書黃國材侍郎鄂爾奇吳士玉法保申大成照溺職例革職得旨黃國材鄂爾奇法保俱著革職從寬留任吳士玉革去工部侍郎著在內閣學士內效力行走申大成著革職八月己卯朔諭直省督撫等知府一官管理通郡有察吏之責如知府得人則察吏以安民於地方實有裨益但知府內有僅係循分供職不能察吏而又素無過犯不至於參劾者此等人員若令督撫將見任知府詳加甄別其有才具中平不能察吏者一面具

題以在京部屬改補仍令該員暫留本任辦事一面於本省同知以下知縣以上等官內揀選能勝知府之任者保題送部引見如所保人員可用准其補授俟伊到任後著前任知府交代清楚來京以部屬之缺改用如此則因才器使辦理部務得人而各省知府均屬勝任之員矣若所保人員到京引見時朕察其才具亦屬中平則仍將前任知府留於原任各省督撫宜秉公詳擇以副朕徵敘官方之至意○庚辰福建巡撫朱綱奏各省舉行耕耤典禮於雍正四年奉旨選擇潔淨豐腴之地建壇置田又於雍正五年接部頒儀注內載耤田應在東郊但閩省州縣前此已建之壇已置之田有不在東郊者今悉令更正而地勢各有不同或依山濱海甚難辦理奏聞請旨得旨禮部所議耤田儀注引禮記天子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之文是以將各省耤田議於東郊建置此

禮部識見拘泥之處夫建立耤田必在郡邑近城之地而各郡各邑地勢不同其城東一面或依山嶺或近河渠未必俱係平壤卽無山水阻隔亦未必俱係潔淨豐腴之地安得以諸侯東郊爲比而令地方有司難於辦理乎况已建之壇已置之田又令遷移他所不但耗費更張亦大非敬謹虔誠之道閩省已設壇田不必更動其各省與此相類者著將此諭旨通行各巡撫曉諭所屬知之○以宗室塞爾赫爲左副都御史由御史遷○甲申諭內閣官員有在民之責其語言必使人人共曉然後可以通達民情而辦理無誤是以古者六書之例必使諧聲會意嫾習語音所以成遵道之風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夫伊等以見登仕籍之人經赴部演禮之後其敷奏對揚尙有不可通曉之語則赴任他省又

安能於宣讀訓諭審斷詞訟皆歷歷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  
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致吏胥從中代爲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  
弊叢生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且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  
通曉不但伊等厯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卽伊等身爲編氓  
亦必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爲不便實甚  
但語言自幼習成驟難改易必徐加訓導庶幾厯久可通應令福  
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及教官徧爲傳示多方教  
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言則伊等將來引  
見殿陛奏對可得詳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於通曉矣○召布  
蘭泰來京調張坦麟署江西巡撫以尹繼善署江蘇巡撫由協辦河工內學士署○乙酉諭吏部州縣爲親民之官地方事務全資料理凡  
有委署印務者必鄰近地方始能兼顧向來督撫藩司等委員署

印每憑一己之私心而不計道里之遠近此習相沿已久近日秉  
公之上司已將此等陋習涤除而其餘尚有未能盡改者如常賚  
官達之在廣東則以韶州府乳源縣令署廣州府之花縣又以廣  
州府之花縣令署惠州府之海豐縣此皆隔府差委相去數百里  
之遠者夫州縣一官錢糧必及時徵收盜賊必立時緝捕人命必  
當時相驗承審案件必如限完結若於數百里之外兼攝印篆不  
但顧此失彼諸務廢弛而吏役奔忙人犯拖累種種遲誤之處難  
以悉數嗣後州縣缺出該上司等必須選鄰近之賢能佐貳官署  
理如係地方要缺鄰近不得其人則將隔府正印官委署另委官  
員以署該員本縣之事務期人地相宜而各縣公務又不至於遲  
誤斯有裨益儻該上司有市惠徇情任意委署者經朕察出定嚴  
加處分○諭湖廣督撫等桑植土司向國棟保靖土司彭御彬暴

虐不仁動輒殺戮且骨肉相殘土民如在水火朕聞之深加憫惻  
既有被害男婦紛紛來歸情願編入版籍以免殘虐若拒而不納  
則結怨之土民必至無遺類矣朕撫有四海內地苗疆皆朕版圖  
漢土民人皆朕赤子偶有一夫不獲皆廑朕懷况數千里士民安  
忍置之度外今俯順輿情俱准改土爲流設官綏緝彈壓其應行  
審理之舊案著該督撫一併審結但帶兵入內官弁等須仰體朕  
心不得殺戮無辜並曉諭平日奉法之土司仍各安居樂業不必  
疑懼其土民向被柔植保靖二土司殘虐者著加意撫恤去其苛  
政務使出水火而登衽席以副朕除暴安民之意如有助惡黨與  
卽行翦除儻歸誠向化皆從寬釋其向國棟彭御彬應安插何省  
不令失所之處著該督撫酌量定議以廣朕法外之仁仍將此曉  
諭附近土司咸使悉知朕意○命馬爾賽爲武英殿大學士由協

學士事領侍衛

○以傅泰署廣東巡撫

由戶部右侍郎署

○召王暮來京

內大臣公達

○丁亥諭諸大臣朕待臣下至

由畢高廉道署

○

以王士俊署廣東布政使

○

石禮哈與阿克敦常賚官達四人協力朋謀欲加傾陷而朕早已洞燭其私嚴加申飭石禮哈曾面奏楊文乾與伊不合恐被中傷朕諭之曰爾等四人協力尚不能害一楊文乾楊文乾一人之力獨能害爾等乎後楊文乾具摺陳辯朕諭此事朕先已洞悉其隱微何待爾辯爾今自辯轉覺其小矣總之滿洲漢軍漢人朕俱視爲一體並無彼此分別又如邁柱巡撫江西則按察使積善誣奏之及總督湖廣則布政使黃焜誣奏之朕察二人狡詐並加處分又如李衛爲浙江巡撫而黃炳誣奏其雲南藩司任內之事朕亦洞燭狡詐又如田文鏡爲河南巡撫而蔡珽李紱謝濟世等交結黨

與極力排陷後皆敗露自罹重譴夫邁柱滿洲也李衛漢人也田文鏡楊文乾漢軍也但能竭力盡忠則彼挾私傾陷之徒無論其爲滿洲漢軍漢人皆不得施其狡詐姦謀則朕之公平無偏可知矣爾諸王大臣須存同朝共事公心不可略有分別畛域之私見每遇一事惟秉公持正齊心併力據理以辨之勿稍存一滿漢形迹於胸中以致事有參差蓋同朝之人雖地分不同其所辦之事皆朝廷之事也何有於滿洲漢軍漢人蒙古而生彼此之見哉國家須滿漢協心文武共濟而後能致治夫文武不可偏重而滿漢顧可以偏向平心無偏向則公公則未有不和既公且和是以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而天下莫不治平矣人有自患其孤立者此謬說也古之所謂孤臣者其上讒諂蔽明舉朝皆以邪曲害公義而其人孤忠莫白故謂之孤今之人縱矯然自異豈得謂舉朝

無一同志况朕以公正無私之心臨蒞於上爲臣者果能忠誠自  
矢而與上一心一德雖舉朝無同聲附和之人其要爲不孤也孰  
大焉從來上下交而其志同其道總在一誠誠之爲道有感必通  
爾等以誠來朕卽以誠應設或爾等不誠而以詐僞來亦必不能  
逃朕之洞鑒也勉之慎之○己丑戶部議准湖廣總督邁柱奏荆  
州一府縣延千有餘里其所屬之歸州巴東興山長陽四州縣施  
州衛大田所俱地處山僻離府窩遠請將歸州升爲直隸州裁施  
州大田二衛所歸併爲縣施州衛所管之施南十五土司應歸縣  
轄同巴東興山長陽三縣俱隸歸州衛所原設之遊擊把總仍留  
彈壓其衛守備千總守禦所千總俱裁去設歸州州判一新縣知  
縣一典史一巡檢一衛敎授改爲敎諭其訓導應仍舊制從之尋  
定新設縣曰恩施○辛卯調史貽直爲吏部左侍郎以王璣爲戶

部左侍郎由通政使遷

○壬辰諭內閣衙門事件交與科道官員稽察

者蓋欲其按限歸結不致遲誤也近見科道行查之案其衙門隨

便託詞回覆而科道遂不復問情由是科道之稽察不過查其遺

漏而已其遲延之故並未致問殊非差委科道之本意嗣後若但

以行查塞責遇有不應遲延之案該衙門託詞回覆而科道官並

不詳查卽置之不問者經朕察出定將科道一併處分○高學尹

緣事革職以潘體豐爲福建按察使

由漳州府遷

○刑部議奏滁州民

賈榮生毆死無服族弟賈必富應擬絞監候安徽巡撫魏廷珍以

賈榮生之母徐氏年七十六歲家無次丁題請留養查徐氏見有

出繼次子賈瑞生可以養贍與留養例不符該撫所請無庸議得

旨賈榮生依擬絞苦監候秋後處決大臣執法貴得其平始無偏

輕偏重之弊克副明刑弼教之意屢降諭旨甚爲明晰今魏廷珍

又以不合例之人題請留養且稱與例相符顯係市恩枉法將魏廷珍交部嚴察議奏以爲人臣市恩枉法者之戒○御史晏斯盛參奏八旗巡役每以查拏僭越借端肆橫臣乘馬入城並未令人導引止因隨行一騎偶然驚突前行前鋒兵丁等遽將臣拘至營房及管旗大臣問明始行放回似此巡查不實臣不敢以事涉己身隱忍緘默得旨凡官員等車馬儀從之屬各有等差從前降旨申飭者原以重體統而防僭越今左翼前鋒兵丁等借端滋擾混行查拏甚爲多事若被届官員隱忍不言則此輩益至肆行無忌晏斯盛據寶陳奏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生事妄行之兵丁及該管官員等著交部議處○甲午以繆沅爲工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遷王承烈爲工部右侍郎由右副都御史遷○河東總督田文鏡奏歸德府商邱縣賣麪貧人陳懷金拾獲遺金二十四兩全數付還銀主王

盛立力辭酬謝得旨朕訓誨臣民惟以正人心厚風俗爲首務期於薄海內外去澆漓之習敦仁讓之風今豫省鄉民不拾遺金者既有孟津之翟世有又有商邱之陳桂金見利思義暗室無欺古稱難得之事一時屢見可見民心醇樸性善皆同率教從風顥蒙更捷實風俗轉移之機會朕心深爲慰悅陳懷金著給與九品頂帶賞銀五十兩以旌其善○乙未諭內閣蝗蝻最爲田禾之害迅加撲滅猶可以人力勝之昔我聖祖仁皇帝訓飭地方各官詳諄以捕蝗爲急務其不力者加以處分無非養民防患之至意乃州縣有司往往玩忽從事不肯實心奉行而小民性耽安逸憚於捕撲之勞且愚昧無知又恐捕撲多人以致踐傷禾麥瞻顧遲回不肯盡力不知蝻子初生就地撲滅易於驅除一或稍懈聽其生翹飛揚則人力難施且至蔓延他境爲害不可言矣前兩江總督

范時繹摺奏邳州地方有蝗蝻萌生朕卽諭令竭力撲滅無俾遺種莫被虧員蒙蔽近聞彼處蝗蟲該地方官並未用力撲滅怠玩從事而督撫付之不問著范時繹查明題參並將該督撫交部嚴加議處以儆怠玩○解莽鵠立任以劉世明爲甘肅巡撫由興漢遷○丁酉諭吏部朕屢降旨嚴禁官員收受陋規以清吏治今山東原任蒲臺縣朱成元印簿所開黃炳余甸收受之項鑿鑿可據及詢問黃炳余甸伊二人尙掩飾巧辯不肯承認甚屬可惡著將黃炳余甸革職解往山東交與田文鏡岳濬繆沅將此案及通省屬員餽送之處一一嚴審定擬具奏博爾多見在江南質審別案著該部行文江南督撫將伊收受朱成元及通省屬員規禮訊取確供移送東省儻博爾多不吐實情卽加刑訊○庚子陝西巡撫西琳參奏原任刑部尙書張廷樞子中允張縉告假在籍多藏厚

積招集悍僕索債聚斂所有收受趙世顯銀兩一任催追抗旨不  
完得旨陳夢雷係降附耿逆之人蒙聖祖仁皇帝宥其重罪從  
寬發遣後又開恩赦回京師令其在誠郡王處行走乃伊生事招  
搖交結邪黨意欲擾亂國政其種種不法之處朕知之甚悉不可  
一日姑容是以於雍正元年仍令將伊發遣不使留住內地煽惑  
人心似此重罪之犯而刑部尙書陶賴張廷樞於朕初登極之際  
徇情枉法故意寬縱二人之罪經隆科多參奏朕知隆科多與陶  
賴張廷樞原有嫌隙或欲假公濟私是以特寬二人之罪止令降  
職閒居此朕莫大之恩伊二人當深知感戴省愆改過昨陶賴藏  
匿勒什布贓私數萬兩該旗王大臣詢問時尚敢傲慢不恭咆哮  
狂肆不肯承認及至欲加刑訊始一一據實供出目今此案尙未  
審結將來陶賴自有應得之罪另降諭旨至於張廷樞名下應追

銀兩皆貪婪不法之贓款自當遵奉法度速行完納何至以抗延  
被參伊子張縉又稱病家居不肯供職效力顯係父子心懷怨望  
又復倚仗聲勢蕩檢踰閑聚斂營私剝削鄉里甚屬可惡張廷樞  
張縉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督撫嚴審治罪○丁未諭內閣浙江  
士習澆薄朕爲世道人心計不得不嚴加整理今二年以來李衛  
王國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惑朕訓誨之恩省愆悔過將舊日鬱  
陵奔競之習痛自改除可稱士風不變前年朕原降旨浙人秉性  
聰慧既知讀書必明大義非如强悍執滯之難於感化者一經指  
示則醒悟亦必最捷不出二三載以望其自新今果然矣明年卽  
屆鄉試之期浙江省士子准其照舊鄉會考試以示朕訓俗牖民樂  
聞遷善之至意○是月免江南高郵桃源海州清河等州縣雍正  
五年水災額賦有差

九月己酉以左副都御史宗室塞爾赫在內閣學士裏行走○王  
子予故廣東巡撫楊文乾祭葬○癸丑諭內閣原任南陽總兵官  
李永陞向以居官不職收受軍政陋規經接任官參劾部議革職  
治罪朕令發往阿爾泰驛站坐臺效力今年春間朕恭閱聖祖  
仁皇帝實錄見原任四川總督李國英擒剿逆寇勞績茂著因命  
查其子孫帶領引見彼時將伊孫李永安授爲副參領並知李永  
陞卽李國英之孫特從臺站地方調回授爲參領面諭之曰爾不  
自念爾之祖父勉爲好官朕心實不忍忘爾祖父之勞績也今特  
加恩宥仍予錄用爾其思之勉之昨該旗奏伊名下應追未完銀  
兩伊情願變產扣俸完納朕又降旨免追矣大凡官員等之祖父  
爲國家宣方抒誠致身殉節者其子孫應體祖父之忠心倍加寵  
勑以紹家聲斯不愧名臣之後若犯法婪贓虧空國帑不修名節

有玷家風是不忠之外又加不孝之罪以情理論之應加倍重懲然朕繼述先志褒功獎善追維往昔時時眷注於懷是伊等不肖之子孫忍於自忘其祖父而朕則不忍以其子孫之不肖遂忘其先人之善不加恩於其後嗣也著八旗通查凡有祖父陣亡盡節及偉績殊勳載在國史而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著該旗大臣等秉公據實確查具奏又漢人中如嵇曾筠之父錢以堯之祖抗節捐軀舍生取義已荷國恩優加榮獎又如趙申喬楊宗仁清廉公正乃國家實心任事大臣其任內一切應賠銀兩朕已槩從寬免無使絲毫牽累著各省督撫等確查所屬有居官清正如趙申喬楊宗仁湯斌陳瑣張伯行之比而其子孫犯法問罪及虧空拖欠者無論已結未結俱行秉公據實具奏若其祖父係陣亡盡節者亦著八旗照例查奏○甲寅阿克敦緣

事革職以宗室曹泰爲吏部左侍郎

由御史遷

○丙辰

皇八子福惠

薨照親王例殯葬○己未兵部議淮川陝總督岳鍾琪奏西固土

由御史遷

司黃登燭堅錯父子濟惡岷州土司趙廷賢朋比爲姦番民不安

住牧情願改土歸流查黃登燭堅錯所管番地附近西固請將西

固州同改爲撫夷同知頒給印信以資撫馭趙廷賢所管番地附

近岷州請隸岷州同知管轄至西固岷州地連邊寨汛守宜嚴請

於兩土司適中之地令該管洮岷協委把總二員各撥兵二十名

分駐巡查從之○庚申以元展成爲雲南按察使

由糧道遷

○癸亥諭

議政王大臣等天津初設滿洲兵丁所定一切制度最爲緊要以

前兵丁合夥曾往同知衙門內吵鬧今披甲巴甯阿又擎小刀將

營田之知縣戳傷伊乃當兵之人將官員無故動刀戳傷甚屬可

惡此等之人若不加以重罪則匪類不知儆戒著議政王大臣會

同三法司究擬具奏鄂齊乃有罪之閒散宗室朕加恩用至大臣  
錫封公爵可謂尊榮之至伊並不惑戴朕恩爲國家效力前差往  
藏內凡事以私心辦理及回至朕前朕將去年阿爾布巴等殺害  
康濟鼐一事詢問伊亦不知羞愧遮飾具奏補授天津都統以後  
仍不改過總不實心辦事並不敎訓管束官員兵丁陸續生事鄂  
齊孤負朕恩其公爵都統一併革去補授三等侍衛效力行走不  
嚴行管束巴甯阿之該管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俱著革職卽在  
天津披甲效力行走所遺員缺著都統速行揀選補授奉天將軍  
覺羅伊禮布因盛京事務繁多雖勉強供職終不勝任著調補天  
津都統伊禮布未到天津以前都統事務著前鋒統領袞泰署理  
其奉天將軍事務著盛京刑部侍郎武格暫行署理○甲子諭吏  
部陝西平涼府知府李桐因察覈屬員被知縣卓鳳詔詳揭經莽

鵠立題參已降旨解任質審今據總督岳鍾琪奏稱李桐頗能盡心辦理軍需似此能員題參解任深可惋惜等語朕前曾屢降諭旨督撫大臣當爲國家愛惜人材如有賢能之員不得以小過微愆遽行參奏令其廢棄李桐爲伊父生日受屬員壽屏此猶情理之可恕者莽鵠立不念其平日居官尙能效力卽行參奏殊非大臣公忠爲國之意李桐著照岳鍾琪所請免其解任候審仍留原任○乙丑諭內閣工部侍郎塞楞額著兼內閣學士行走嗣後御門之日各部院所奏本章著派內閣侍讀學士二員輪班接本接本後卽出不必再入○丙寅調繆沅爲刑部左侍郎由工部調○以汪灤爲內閣學士由光祿寺卿遷○庚午諭戶部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宵旰孜孜惟以足民益下爲念是以各省逋賦則蠲至數百萬每年正額則免至數十萬凡興作工程俱支國帑偶逢旱澇蠲

賑兼施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乃邇年以來各省督撫等有以地方舊有之項不敢入己奏請歸公者彼時陳奏之際似出急公奉法之心今細加體察此等款項多係地方相沿之積弊歷年未革之陋規不取之於民卽取之於國者一種欺世盜名之督撫往往奏請歸公以博清廉之美譽更有本係一己之贓私已入囊橐又恐敗露不得已而奏請歸公以蓋前愆又或回護前任之員而奏請歸公以掩其短則是諸臣欲沽一己之名欲逃一己之罪而巧借奉公之說爲此遮飾之計也著各省督撫等悉心確查若無礙於國無礙於民可以歸公之項則將緣由備細聲明具摺陳奏候朕批示其有上竊之於國而下取之於民者則應永行裁革不許借歸公之名以遂其私心而掩其積弊如有仍蹈舊習者經朕察出定行嚴加處分○甲戌諭內閣大凡爲臣者必以報稱君上爲

心而不得有曠顧身家之念古聖賢之教皆是道也蓋在平時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孝弟忠信一一皆盡其實而不可有一毫之虛假及乎居官則國爾忘家公爾忘私盡屏其偏陂黨同之習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謂實心任事而智名勇功於是乎出矣夫臣下之用心在上未有不洞燭其隱微者古之良臣有嘉謀嘉猷則入告於內而順應於外其誠意之交孚何如懇摯苟或挾詐任術飾貌修文隱微有潛伏之私則必不能忠敬以事上而上有不知其情僞者乎凡學古入官者宜矢之以至誠將之以篤敬秉虛公以揆大中之則務正直以遵王道之平存忠君爲國之實心務立身行道之大本以此自勉更以此交勉則可以成明良一德之盛矣○諭禮部各省考取拔貢原欲遴選儒生以宏敎育向來之例俱於見考一二等生員內選拔文行兼優者

但恐作文有一日之短長而文理平通不列優等者其人或品行  
端方才識練達足備國家之用亦未可定嗣後著各省學政不必  
拘一二等之生員俱准收考酌量試以時務策論其人果有識見  
才幹再訪其平日品行端方卽正考未列優等亦准選拔則文行  
兼收可以昭國家廣攬人材之典○以謝王寵爲左副都御史順  
尹遷  
天府府○乙亥添設安徽布政司衙門倉大使一○丙子河東總  
督田文鏡奏東省倉庫錢糧俱有虧空且多那新掩舊之弊歷任  
撫臣不及查察著該管之知府知州爲之通同徇隱請嗣後東省  
知府直隸知州離任時將所轄州縣倉庫錢糧俱照豫省交代之  
例限三箇月令接任官查明出結如有虧空卽著落知府知州均  
半分賠完後方許另赴新任儻接任官徇情出結者卽著落出結  
之官分賠再查知府直隸知州亦有倉庫向係該管之道員盤查

請嗣後道員升遷事故離任者亦照此例交代得旨東省吏治廢弛倉庫錢糧尙有虧空且多那新掩舊及仍復收受陋規加增火耗科派等弊是以特命田文鏡爲河東總督整理清查埽除鉅習雖管理錢糧係巡撫專責然岳濬以少年新辦巡撫之事或有未諳田文鏡練達老成經理豫省錢糧已有成效則東省錢糧於積弊叢生之後應悉聽田文鏡主張料理岳濬與費金吾盡心竭力協同贊助則自無不清釐之患矣儻稍存怠忽之念經朕察出定將布政使嚴加處分該撫一併議處田文鏡此奏俱照所請行又前遇桂差往江西辦理錢糧甚爲妥協今湖北湖南錢糧亦有不清者著遇桂與巡撫一同辦理凡各省錢糧總督舊無兼辦之責今令田文鏡遇桂兼理者乃因人而施後不爲例○丁丑差往西藏吏部尙書查郎阿等奏臣等統領大兵自五月初六日由西甯

出口於八月初一日至西藏卽會同在藏駐紮之副都統馬喇學士僧格將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鼐等審訊據阿爾布巴等供謀殺康濟鼐是實查阿爾巴布等身受國恩不思報效乃心存叛逆大干法紀應分別情罪將阿爾布巴隆布奈俱擬凌遲其阿爾布巴之子噶爾丹盆楚克袞楚克拉賈布鄂達爾漢噶爾藏吹達爾隆布奈之子席木本吹扎特俱擬斬將扎爾鼐擬斬其妻及子喇克桑扎木巴並二逆之妻女及同胞兄弟俱離本處發遣並將協助阿爾布巴等之喇嘛人眾亦分別治罪番人素性兇惡阿爾布巴等須令番眾目覩正法以示懲戒臣等一面奏聞一面將阿爾布巴等及事內應斬人犯卽行正法其應行發遣之人由撤回兵丁內酌量派出解送至江甯杭州荊州將軍處賞給兵丁爲奴報聞○是月免山西榮河縣本年及江南懷甯鳳陽等縣衛江西上

高縣雍正五年水災額賦有差

冬十月庚辰改直隸永平府糧捕同知爲理事同知仍兼糧捕事務○辛巳諭戶部向來江浙收兌漕糧俱用本地粳米擇其乾圓潔淨者方准交納遇收成稍薄之年該督撫每以紅白兼收爲請朕皆允行夫米糧乾潔皆可久貯原不在色之紅白江浙兩省戶口繁多每年應納漕糧將及四百萬石若必拘定本地粳米恐米價昂貴民間難於輸將嗣後江浙徵收漕米但擇乾圓潔淨不必較論米色准令紅白兼收秕稊並納著爲例○壬午以兵部右侍郎胡煦協辦刑部侍郎事左副都御史杭奕祿協辦刑部額外侍郎事○癸未鑲黃旗蒙古副都統宗室滿珠錫禮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千總以上應參用滿洲不宜專用漢人得旨從來爲治之道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存分別之見則是有意

猜疑互相漠視豈可以爲治乎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才質不齊有善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爲滿爲漢也自我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卽滿漢兼用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效力以及捐軀殉節者正不乏人豈可謂漢人不當用乎滿洲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如貪贓壞法罔上營私之輩豈可因其爲滿洲而用之乎且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辦理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有員缺而無補授之人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勿各存私見而分彼此在滿洲當禮重漢人勿有意以相遠始爲存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有不必強同者五方風氣不齊習尚因之有異

如滿洲長於騎射漢人長於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  
穎慧較勝非惟不必強同實可以相濟爲理者也至若言語嗜好  
服食起居從俗從宜各得其適此則天下之大各省不同而一省  
之中各府州縣亦有不同豈但滿漢有異乎朕臨御以來以四海  
爲一家萬物爲一體於用人之際必期有裨於國計民生故凡秉  
公持正實心辦事者雖疏遠之人而必用有徇私利已壞法亂政  
者雖親近之人而必黜總無分別滿漢之見惟知天下爲公凡中  
外諸臣皆宜深體朕懷同寅協恭股肱手足交相爲濟則國家深  
有倚賴久安長治之道必由於此也○以趙宏恩爲四川布政使  
郭朝祚爲湖南按察使由岳常道遷○丁亥諭兵部廣西八達寨兜苗  
素行不法從前提督田畯意欲用兵征剿一面具奏一面卽行發  
兵朕比時諭令慎重籌畫不可輕舉總督孔毓珣亦據田畯知會

具摺奏聞田畯旣欲舉行此事若果遴選兵弁調度有方何難計  
日安帖乃田畯遣弁失宜臨事疏忽以致極小苗寨相持日久不  
能迅速成功及黔省兵至鼓勇向前竟被損傷或黔兵急於成功  
輕敵受損或粵西兵丁坐視不救其情事俱未可定粵西自韓良  
輔李紱甘汝來等數人辦事習爲情玩旣不能操練兵丁又不能  
撫綏苗眾兵力懦弱諸事廢弛相沿日久而田畯又係中平之才  
以致兇苗公然肆惡迨雲貴總督鄂爾泰調發滇黔之兵甫至其  
地逆獮卽行授首黨眾悉皆嚮化鄂爾泰辦理甚屬可嘉查廣西  
地方離廣東總督駐紮之處較遠而與滇黔兩省相近著鄂爾泰  
總督雲貴廣西三省一應軍民事務俱照總督例管轄滇黔官土  
兵丁年來勦撫所到成功不獨官兵奮勇卽土兵亦俱效力著勳  
正項銀十萬兩交鄂爾泰酌量分別賞給其征勦八達寨之官弁

兵丁中有陣亡受傷者已令加恩優恤仍照例給與卹典賞賚凡  
屬征剿蠻夷不但官兵損傷者朕心深爲軫惻卽苗民被害亦深  
可憫此番總兵段宗岳雖統兵失利但伊到任未久又所用者乃  
廣西懦弱之兵或有不得已之處田畯係總統調度之員難辭其  
責其間功罪輕重俱著鄂爾泰詳查分別定議又鄂爾泰奏稱今  
年冬閒前往貴州辦理公事著與廣西巡撫金鉗知會日期屆期  
金鉗親赴貴州將粵省地方一應事宜與鄂爾泰面共講論悉心  
妥議經理自有裨益○庚寅諭兵部康熙四十二年定例自提督  
以至千把各給親丁名糧以爲養育家口僕從之需此外不許一  
名虛冒夫有一武弁卽有親丁此項名糧理應前後官弁接受者  
聞湖廣原任提督俞益誤於離任之時將伊標下所有名糧一一  
募補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非體恤武弁之道嗣後武弁去任

之時卽將名糧停扣不必募補留此與接任之員俾其得沾餘潤若他省營伍中有與湖廣提標相類者俱著遵朕此旨行○解覺羅白清任以馬世炳署浙江按察使

原任安徽按察使

○辛卯諭吏部湖

廣土司甚多各司其地供職輸將與流官無異其不守法度者該督撫題參議處改土爲流以安地方若能循分奉法撫綏其民卽與州縣之循良相同朕深嘉悅何必改土爲流使失其世業前據湖南巡撫王國棟奏稱下崗長官司向鼎晟懇請改土爲流甚爲誠切朕未准行今又奏稱土民有控告該土司之案正在查審朕思從前該土司改土爲流之請大抵由於土民之怨懲及土司所請未曾准行而土民復又列款控告冀朕嚴治土司之罪而盡改爲流其所控必非實情著該撫留心詳察凡屬土民必不敢控告土司皆由漢奸唆使搆弄冀生事端以便從中逞奸滋弊耳若各

處土司等因他處已改爲流不得已而倣倣呈請者朕皆不准若被漢奸唆使控告俾土司獲罪而改土爲流者朕更不忍該督撫等當以朕內外一體之懷通行曉諭俾土司等守土奉法共受國恩不必改土爲流始爲禦化至於土司實在不法惡蹟確著者該督撫據實參劾治罪○諭戶部從前西邊用兵多年允聽狂悖貪婪肆行不法又有延信等冒懷奸宄背公營私借軍需之名擾累地方耗費國帑遂致領兵承辦各員效尤無忌浮冒侵欺勒索嚇詐種種奸弊難以枚舉及至銷算軍需盡行敗露諸人名下應追銀兩共計六百餘萬若按律治罪則應置重典者甚多朕無可奈何開恩暫寬治罪令定例追究寶法外之仁也此時力不能完者自應仍置之於法但念伊等在行間效力多年朕心有所不忍然國家一定之經費若一任侵蝕浮冒則國帑攸關國法安在朕亦

不得而私者今再四思維內府庫中有收貯銀兩乃 聖祖仁皇帝及朕歷年躬行節儉之所餘積非部中經費可比用是大沛恩賚將此銀兩動支九十四萬餘兩代滿漢蒙古官兵清還應追之項此朕委曲保全之至意格外施恩之曠典夫國家養育兵弁原爲效力疆場執銳披堅乃臣子之常分儻一遇軍旅之事卽存貪財罔利之心則天理必不能容國法亦難姑貸此次受恩之後若不知感激愧悔互相儆戒洗心滌慮宣力抒誠將來再有犯者必難再邀倖免也思之思之○以加恩首善免直隸己酉年額賦四十餘萬兩○壬辰調劉世明爲福建巡撫以許容爲甘肅巡撫加浙江糧道蔡仕舢僉都御史銜爲浙江觀風整俗使○癸巳諭諸王大臣等向因宗室諸王等閒居無職掌之事朕意望其學習事務增長才識是以諭令數人管理旗下之事原欲其與旗下大臣

和衷共濟也今觀諸王之辦旗下事者與該旗大臣不甚相安似此則於諸王無益而於公事亦未免耽誤矣况諸王等所辦之事有舛錯者若一槩從寬則有關於國法若照例處分朕心又實不忍仍令閒居以善全之康親王崇安順承郡王錫保信郡王德昭俱不必辦旗下事公塞爾臣伊爾登所管都統事務亦著革退此內王公等所有職掌除宗人府外其餘兼管之處俱著停止○調石文焯爲禮部尚書以路振揚爲兵部尚書由陝西固原提督遷○塞楞額緣事革職調張保爲工部左侍郎以杭奕祿爲刑部右侍郎由左副都御史○以德祿在內閣學士裏行走由副都御史遷○甲午諭諸王大臣等易經謙卦之辭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蓋滿則招損謙則受益此一定不易之道古聖人所以惓惓垂訓也人之所以能謙尤在於公而不私

和而不同周晉之示戒則曰以公滅私虞書之陳謨則曰同寅協  
恭和衷哉公和私同之間實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凡人立身行己  
待人接物未有不嚴辨於此而可以無失者也朕日以公和訓誨  
諸臣而能遵奉者少爾等同爲國家大臣彼此實屬一體若見彼  
有錯誤之處卽當密告之令其悛改而聽受之人默感其意卽改  
其愆方爲正理今則見人有錯誤於背後譏諭之而當面作褒  
揚之詞間有箴規過失者聽者不但不感且從而怨恨之身爲國  
家大臣豈可蹈此等陋習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其樂於聞過  
者正其勇於改過也今人能自知其過者甚少如朕降旨詰責處  
分之人伊等心中尙懷怨望不能省愆何況朋友箴規之言安能  
欣然聽受乎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周子通書曰無欲則靜虛動直  
蓋凡人之心虛則明有所蔽錮則昏人有欲求好之心尙流於偏

而不得其正況心意之間全是一團私欲蒙蔽其顛倒錯亂可勝  
言乎諸臣能公則可以祛意念之私能和則可以去阿比之習既  
諒之道人已之間兩得之矣○乙未川陝總督岳鍾琪奏四川建  
昌鎮屬喇汝窩賊番素行不法嗣經擒斬平定復有逆番了馬車  
糾黨搶劫隨撥兵進剿於本年七月十八日擒獲了馬車賊黨以  
次就擒番疆底定下部知之○丁酉以汪灤爲工部左侍郎由內閣學士  
遷○予故福建巡撫朱綱祭葬謚勤恪贈兵部尙書○己亥景  
陵寶城瑞芝生○庚子諭吏部國家政務必得其人而後理朕加  
意旁求多方遴選惟期庶司百職俊乂在官以收得人之效但各  
職需人之處甚多該督撫等又屢屢奏請而見在赴部銓選之員  
不敷揀用因思自古人臣爲國有以人事君之義孔子論舉賢才

之道亦云舉爾所知可見凡人生平必有深知篤信之才足備朝廷任使者果其以公忠爲心自無薦舉不得其實之理也茲特降諭旨著京官大學士以下主事以上之漢軍漢人外官督撫以下知縣以上之滿洲漢軍漢人每員各舉一人除見在知縣以上官員不必保舉外或係舉貢生監或係山林隱逸果有品行才猷可備任使者卽親戚子弟亦不必引避嫌疑據實保舉至外官所轄之見任佐貳雜職等屬員亦准其保薦朕從政務需人起見開誠布公以期集思廣益內外大小臣工等共受國恩時懷報效自應秉公據實以展臣子之心必無徇私冒濫以自蹈欺罔者儻或舉非其人將來覺察或試用不稱責有攸歸勉之勉之

十一月戊申改四川成都府管糧同知爲管糧水利同知經理都江以下各堰工○已酉諭內閣朕御極之初卽降諭旨令諸臣不

必進獻儀物雍正三年冬諸臣以初行吉禮有進獻器皿書籍筆墨者朕酌收一二隨降旨令在京大臣嗣後停其進獻至在外督撫進本省方物土宜蓋以土產諸物乃各省所出該督撫藉此以展其敬愛依戀之心朕亦因以昭上下一體之誼其物不嫌於輕微簡略者所重不係乎物也今各省督撫中尙有未能深體朕心於土產之外復以器玩進獻者朕思督撫職任封疆用度繁多特爲籌畫養廉之項原以供其日用要務之需安能尙有餘貲購求古玩儻在己不能購求轉向屬員索取尤爲不可人臣事君之道惟在至誠至敬豈僅在區區進獻之豐美乎儻能永矢丹誠爲地方安民察吏薦舉廉幹爲國家供職分猷其可寶可貴豈不遠勝於連城之璧乎茲特再行宣諭儻或仍有進獻古玩者則併其方物土宜亦行摺郤○戶部議准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滇省蒙

化甯州宜良等七府州縣額徵糧米運至兵多之州縣山路崎嶇  
艱於輸輓請照從前米折之價每石折銀九錢解赴兵多之處採  
買交倉名曰輕齋民實稱便其米多兵少各屬並請照例折價從  
之○庚戌諭戶部福建歷年地丁錢糧雍正四年冊報共未完銀  
四十四萬二千一百餘兩其或欠在官或欠在民從前未曾分別  
明晰經朕特遣大臣會同督撫徹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蝕那移  
虧空外實在民欠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朕思本年閩省州  
縣有數處微欠雨澤收成諒不能十分豐足若於明年徵收正額  
之外仍帶徵歷年舊欠恐民力艱於輸將茲特大沛恩賚將康熙  
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民欠地丁銀三十三萬八千三百餘兩  
槩予蠲免其有已徵在官者卽照數留抵雍正己酉年本戶正賦  
此朕惠養黎元勤求民隱之至意該督撫等應仰體朕心家喻戶

曉並嚴飭州縣等官實力奉行務俾小民均沾實惠儻有不肖州  
縣陽奉陰違或將已徵在官者侵匿入己仍作民欠開報或將應  
行蠲免者私自徵收一經查出定將州縣官從重治罪該督撫一  
併嚴加處分再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等省皆係邊遠地方如有歷  
年實在民欠錢糧俱著該撫詳細查明將實數具奏○以葛森爲  
山西按察使由江安糧道遷○癸丑諭大學士九卿等朕恭閱 太祖高  
皇帝實錄內 聖訓昭垂惟時以敬 天爲要務諄諄誥誠念茲  
在茲邇來又覽明太祖本紀所載當時訓諭之時亦皆原本敬天  
之意是知天道昭明鑒觀有赫與人事感孚捷於影響自古迄今  
神靈首出之君必加以欽崇時憲爲盛德大業所由成承烈顯謨  
所由極此明太祖之開創規模與我 太祖高皇帝後先同揆良  
有以也夫天覆冒萬物至高至遠而其實上際下蟠惟一理爲充

周人心之中稟賦自天其大公至正之理卽天之所以爲天也朕臨御萬幾日深乾惕止求事事上合天心至在廷諸大臣佐朕爲理有贊襄輔翼之責一言一動皆在上天降鑒之中亦當無時無事而不敬畏豈可蔽於一己之私不知旦明陞降之理乎茲朕特以素所躬行實踐者廣勸諸臣諸臣當每日於所欲言欲行之事一一揆度理義惕然內省必可以上對天下下自對其祖禱而無愧無怍者然後舉而行之則以自知之明爲自省之功時刻糾虔庶無姦越蓋事之純乎天理者卽以討罰刑威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善事之違乎天理者卽以慶賞賜予加之於人而其實乃所以爲不善故凡違道干譽煦煦爲仁自謂不愧於天者乃悖天之尤者也可不慎乎又若刑名之官職司邦憲爲天下生命所關操生殺出入之大柄尤不可不知天道之精微凡議重議輕皆

宜準之國法推之人情無枉無濫協於咸中乃可以爲敬天畏天之寶也故非特徇私利己之念毫不可萌卽揣摩朕意妄爲迎合亦萬萬不可夫人命至重自古帝王所最慎在朕之權衡成讞斟酌詳審原無成見於朝中諸臣有一毫迎合之見則私意障蔽天理無自而彰勢必宜寬而或嚴宜嚴而或寬旣不能殫對越之誠又安能適合朕意之所在乎爾諸臣果能以循理爲矜恤以執法爲常經寬猛咸宜至公至當則天地之所昭垂卽必爲朕心之所孚合是揣摩迎合之私原可以不事也朕念一德一心明良交泰之道無有大於事天者是以不憚諄詳縷晰而著明之爾諸臣其敬聽無忽○丙辰詮內務府咸安宮見在空閒著設立官學將包裹衣佐領內管領之子弟並景山官學生內揀選穎秀者或五六十名或一百餘名入學肄業○刑部議覆原任江西巡撫布蘭察奏

信豐縣民殷志素家僕殷來福仔夥同邱文遠等偷竊伊主財物  
殷來福仔應依奴婢盜家長財物減凡盜一等例免刺劖流應如  
所請邱文遠等獲日另結得旨查律內監守自盜併贓論罪是較  
平常竊盜擬罪較重今奴婢盜家長財物與監守自盜官物者情  
罪相等豈盜官物者應從重而盜家長財物者便可從輕乎况殷  
來福仔起意勾引外人同盜伊主財物情罪尤屬可惡部議引減  
等之律定擬尤屬未協嗣後奴婢盜家長財物應如何定例之處  
該部詳議具奏尋議向例奴婢偷盜家長財物罪止於流是以句  
引夥同奸奴罔知倣懼嗣後奴婢自行偷竊家長財物者請照竊  
盜律分別贓數定擬不准減等仍行刺字其奴婢起意勾引外人  
通同夥竊者照凡竊盜律分別贓數遞加一等治罪贓數滿貫至  
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三百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

三百兩例擬斬俱不准援赦其被句引之外人仍照竊盜律分別定擬從之○丁巳以何國宗爲內閣學士由大理寺少卿遷○戊午以川

陝漢土官兵勦撫番苗勤勞可嘉命發帑銀十萬兩賞之○以性

桂爲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

○己未諭兵部山東濟甯州有羣盜持

械猝至文武齊集公所致傷官弁一事朕思武弁尙有營兵跟隨

而文官止有衙役書吏不足備捍禦之用似應給與防護之人爾

等酌議具奏尋議各省州縣額設民壯五十名又有捕役阜快人

等防護未嘗無人因州縣官視爲具文不加操練猝然有事卽畏

避潛藏請令直隸督撫嚴飭各州縣於所設壯丁內挑選壯健能

軍器者二十名用爲長隨以資防護該兩省司官給與五十名道

府給與四十名同知通判給與二十五名總於各州縣壯丁內揀

選州縣佐貳官亦宜酌量給與或四名或六名卽在本州縣揀選

至所給每年工食銀六兩不得以荒缺扣減從之○庚申諭停今年決囚○工部等衙門議覆川陝總督岳鍾琪遵旨酌議督理插漢拖輝工程侍郎通智單疇書摺奏事宜一插漢拖輝地方遼闊開墾田地可得二萬餘頃止設新渠一縣鞭長莫及請沿賀蘭山一帶直抵石觜子爲界於省嵬營左近添立一縣設知縣典史各一一漢唐二渠向設水利同知一專司其責今新開六羊渠等處隄岸甚長工完之後皆宜歲修請添設水利通判一專司渠務一招徠人民雖有四千餘戶讀書士子尙屬有限請學校教官暫停設立一石觜子地方向設營汛防守今旣設兩縣宜分移二城請將守備一把總一兵一百五十名移駐添設縣治把總一兵一百名駐於新渠城內一鄂爾多斯向在閭門交易今旣開渠築隄招集人民請將市口移於石觜子墩臺按期貿易仍令守備把總稽

查彈壓庶不至借端生事均應如所請得旨建立學校一條據奏招徠人民已有四千餘戶朕思其中亦多讀書之人若必俟人文蔚起始行考取恐遠方士子目前阻其讀書上進之階應將兩縣中見在讀書願就考試者許其附入鄰近州縣內考試酌量加額收錄入學俟兩縣人文漸盛建學設官之日仍行撥入本學庶爲妥協餘依議尋定新設縣名曰寶豐○予故原任吏部左侍郎加尙書銜致仕李旭升祭葬○戊辰諭內閣江西布政使王承烈升任來京奏稱布蘭泰在江西巡撫之任每事過於嚴刻朕因著令來京面加詢問布蘭泰本一微末之人朕因其居心謹慎操守尙好是以歷任擢用爲湖南巡撫復見其居官辦事識見褊小已降旨調回授爲侍郎適江西巡撫未得其人復將伊調撫江西並諭伊云江西事務自邁柱整頓之後汝可遵守安靜辦理乃伊到江

西後復蹈故轍並無改悔之念伊兩任內所辦之事所奏之摺朕見其苛刻瑣細不知爲政大體朕隨事切加訓誨所以批諭之者剗切詳明至再至三見在收貯俱發與大臣及王承烈看過原不待王承烈之陳奏而後知之也所以將伊調回者意欲面行詢問並加訓諭尙冀其或能悛改乃伊奏稱臣在江西所辦事件往往從重從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朕一聞此語心中爲之戰慄不覺汗流浹背夫辦事之道惟在秉公得理中正無偏今有意嚴刻先爲過甚以待折中必朕留心體察方得更改而伊又未豫先奏明朕又安從逆料其有心過嚴而事事皆爲駁正乎况巡撫所辦地方事務不陳奏於朕前者甚多安可豫存嚴厲之見乎布蘭泰深負朕恩溺職已甚著革職○添設欽天監西洋人監副一○己巳召納海來京調公元爲河南按察使以樓鑾署廣東按察使

○庚午以廣西梧潯二廠稅課羨銀三萬一千餘兩分給府州縣及佐貳官爲養廉之項○升四川夔州府屬達州爲直隸州兼轄東鄉太平二縣○甲戌命直隸各省修志○乙亥諭戶部滇省邊鎮諸臣用度不敷朕深爲軫念著將報明公件餘贋銀一萬三千兩全行賞給提鎮等官以爲養廉若有盈餘令該提鎮酌爲營伍公事之用以副朕眷念邊鎮之至意○諭兵部雲南等省所有苗蠻獵種類甚多殘虐性成逞兇嗜殺剽掠行旅賊害良民又或劫去人口重價勒贖所以爲內地平民之害者不可枚舉而眾苗之中又復互相仇殺爭奪不休於其所轄土民則任意傷殘草菅人命朕念普天率土之民皆吾赤子豈肯令邊省蒼黎獨受苗人之侵擾而苗眾繁多朕亦不忍聽其獨在德化之外是以從封疆大臣之請勦撫兼行切加訓誨務以化導招徠爲本不可

舊以兵威或致多有殺戮屢頒諭旨甚明今幸數年之內苗人陸續歸誠者甚眾將來可望地方甯謐但官弁士卒跋涉於深山密箐之間歷險峻之區染瘴癘之氣而苗性狡猾反覆當用兵之際往往詭詐負嵎出其不意以致官兵受傷亦間有之事夫弁兵受國家多年教養之恩雖臨陣捐軀義不避難但以蠢然無知之苗蠻而致捐我義勇之士卒得失不足相抵朕心深爲憫惻除已降旨賜卹賞賚外其雲南貴州四川勦撫苗蠻之官弁兵丁從前若有豫借銀兩俱免其還項陣亡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給銀兩得病身故及受傷之官弁兵丁著照陣亡例加倍賞交與鄂爾泰岳鍾琪各於所屬確查動帑遵旨賞賜務俾均沾實惠以副朕優卹弁兵之至意○丙子諭戶部蘇州巡撫所屬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未完地丁錢糧積至八百

一十三萬八千餘兩其中蘇常松三府太倉一州積欠最多自一百四十餘萬兩至一百八十餘萬兩不等朕念切民瘼凡閭閻疾苦周知洞悉此未完錢糧或有產去糧存而不能完納者或有人產已盡而無可催追者又或有從前遇歉收之歲而地方官匿荒未報小民無力輸將致成拖欠者累積十餘年之欠其數至千百萬兩但其中或有本係該地方官虧空而希圖脫卸捏作民欠者或糧戶已經交納而奸胥蠹役侵蝕入己仍作民欠者是此項未完大約官虧空者十之有一二吏侵蝕者十之有三四其實係民欠不過四五而已在貧窶之民固不能爲無米之炊而官吏因緣作弊蠹國害民情罪可惡若非徹底清釐卽欲加惠於百姓其道無由是以從前令張楷將江蘇民欠清查分晰張楷並不清查奏稱俱係民欠請分年帶徵朕雖姑允其請意甚未愜鄂爾泰於蘇

州布政使任內實力稽查將有頭緒時以雲南巡撫職任綦重將鄂爾泰補授而清查之案又未竟其事後陳時夏到任之後一味怠忽疲玩毫無整理釐剔之心將從前分年帶徵之項一併催追以致小民艱於輸納地方官又奉行不善日事敲撲嚴比七府五州之黎庶不得沾被恩澤朕心深爲軫念乃陳時夏又奏稱蘇松積欠難於清結從前旣蒙聖恩蠲免浮糧今請以舊欠之糧均派於新糧戶內分年徵收以抵補積欠夫蘇松浮糧朕仰承 皇考聖心每歲額免四十五萬兩煌煌明旨布告億兆豈有旣蠲正額而復借此抵補積欠之理朕以誠信待天下臣民甯肯爲巧詐之術乎且舊欠自有本人卽非本人亦自另有著落若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糧是刁民因積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輸而倍徵從此人人效尤誰復輸供正賦况以舊欠派入新糧舊欠未必全完而新糧

又致欠缺此種狂悖之論不過因朕留伊在蘇州清理未完一時不能脫身藉此草率完結耳今尹繼善見在清查尹繼善初任封疆茲事煩重非一人心力所能辦理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歷年帶徵地丁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朕派員前往與該地方官協理清查將各州縣官侵若干吏蝕若干實在民欠若干一一釐剔清楚朕當再降諭旨戶部卽遵諭行令該督撫徧行出示曉諭其派員分查之處著戶部詳悉定議具奏

十二月己卯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貴州苗拜克猛長寨古羊等生苗共一百四十五寨內附○庚辰 上於玉泉山大閱賜扈從內大臣及大臣官員兵丁等貂皮甲仗段匹銀兩各有差○丙戌諭兵部李衛自簡任浙江總督以來凡保舉武弁俱極允協具見留心營務嗣後下江軍政舉劾著總督范時繹張大有會同李

衛辦理○丁亥諭戶部朕惟善政養民利賴必資地力而率作興  
事倡先端藉縉紳惟茲甯夏所屬之插漢拖輝地廣土饒水利充  
裕朕特遣大臣會同該督撫等悉心經理濬治渠道設縣築城募  
民墾種次第修舉行見人民樂業饒沃殷阜漸成西北蕃庶之區  
此朕經國裕民之至計欲使地無遺力而亦甯夏一方人數千百  
年未興之樂利也聞彼中得水可墾之地計二萬餘頃每戶以百  
畝授田可安置二萬戶朕已諭令廣行召募遠近民人給以牛具  
籽種銀兩俾得盡力開墾給爲世業惟是原議甯夏本籍見在出  
仕文武官員俱令開墾授業俾爲世享之利今聞報墾者寥寥記  
曰貨惡其棄於地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况乎上以急公而裕國  
下以力本而厚生縉紳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則民聞之  
趨事赴功者必眾凡屬本籍之人不論文武官員或見任或家居

均當躊躇從事急先墾種不可觀望因循耽延善舉凡茲所墾地  
畝俱照原議給爲世業三年起科果能使沃土肥田有廣收之益  
無閒曠之區則不但於體國經野之謨重有攸賴而經營世產伊  
等子孫亦蒙永遠之澤矣○議政王大臣等遵旨議覆辦理西藏  
事務吏部尙書查郎阿等奏頗羅鼐原在後藏與唐古特相處日  
久眾皆信服應遵旨令頗羅鼐總管後藏事務自後藏至岡底斯  
阿里等處俱令其管理其前藏事務訪問素爲土伯特信服之人  
二名授爲噶隆據頗羅鼐保選二人一名色朱特色布騰一名策  
凌旺札爾俱係大員之子素爲人所敬重臣等見二人誠實明白  
卽令管理前藏授爲噶隆但招地初定新放二噶隆辦理恐不能  
妥協頗羅鼐辦理噶隆事務爲人信服查前藏後藏相離不遠事  
可兼辦臣等暫令頗羅鼐統管前藏後藏俟達賴喇嘛遷移完畢

招地徹兵再令頗羅鼐專管後藏從之○己丑諭刑部今年各省  
秋審情實人犯內有情罪略可原者已於句到之時改爲監候刑  
部情實人犯今年暫停處決其情罪略可原者分別減等發落至  
於督撫九卿所擬緩決之犯論法則均有應得之罪而其中情事  
不一尚有彼輕於此稍可從寬者或因一朝之忿奮不顧身或因  
纖毫之利偶相爭角或因旁觀不平而致鬪或因被打情急而還  
毆似此類者均非有謀害之念於平日並無必殺之意於臨時止  
以愚民無知好勇鬪很遂致陷於重辟雖悔難追深可憫惻茲朕  
再四酌量特施法外之仁將此等人犯照可矜人犯免死減等之  
例發落伊等試思生於人世同爲父母妻子所倚賴之身何苦捨  
命輕生自罹法網縱使終身緩決亦止於囹圄之中幽囚待斃不  
亦大可哀乎今幸遇國家寬典特予矜全從此再生之年皆爲遷

善之日當知恩不可以倖邀法不可以再試痛自悔恨力改前非  
共爲良善之民儻或再有過犯則斷乎不能苟免矣著該督撫於  
各犯發落之時將朕此旨明白宣諭加意訓誡務令人人改過自  
新以副朕矜恤下民之至意○升陝西鞏昌府屬之秦階二州爲  
直隸州以清水秦安禮兩當隸秦州文成二縣隸階州改徽州爲  
徽縣亦隸秦州徽州原設州判一改爲階州州判原設吏目一改  
管徽縣典史事原設學正一改管徽縣敎諭事○辛卯戶部議覆  
署甘肅巡撫張廷棟奏甘省由前任巡撫石文焯收買小錢改鑄  
大錢擾民已甚請暫停鼓鑄得旨從前禁止小錢之時伊都立會  
奏請收買小錢朕嚴飭伊都立以民閒行使小錢已久今若將小  
錢盡收入官儻一時未能多鑄大錢則民閒市易不敷所用大有  
不便伊都立遵朕諭旨而止甘肅巡撫石文焯又奏請發帑收買

小錢暫開鼓鑄朕批諭云所陳開鑄一事朕詳細斟酌再諭若因不能禁止小錢欲藉此爲良策恐未必所毀銅錢能敷新鑄之用也小錢之禁不可急從暫寬候旨乃石文焯並不遵奉候朕再降諭旨復具摺懇請收錢開鑄朕以石文焯身在地方屢次懇切陳奏必確有所見是以允其所請交部准行不意收錢開鑄之弊煩擾驛馬貽累官民至於如此是石文焯之屢奏不過固執已見文過飾非而已石文焯身爲封疆大臣不將所行之事籌畫萬全遽行屢次陳奏甚屬草率著將石文焯交部議處○董永艾緣事革職調馬世炳署江蘇按察使以方覲爲浙江按察使由給事中遷○甲午大學士朱軾以積疴未痊奏請解任調養得旨卿才具優長品行端謹老成練達勤敏和衷朕所深知正資倚任今偶忠咳嗽之證自可從容調理待其痊可向來漢大學士多用二員見今閣中

有大學士張廷玉蔣廷錫二人辦理實無曠缺卿當頤養之時必  
須寬懷澂慮不以事物擾心自然藥餌有功漸次平復以慰朕之  
殷懷今若以久未入直仍慮及內閣職務雖矢心匪懈具見卿之  
悃誠而思慮紛繁殊有乖於調養之道朕昨以卿抱病多時特遣  
內大臣前往看視聞卿於內大臣之前力疾叩謝禮數繁多甚覺  
勞頓次日清晨又至宮門謝恩是轉增朕心之不安於義深爲未  
協朕知卿素性拘謹舉動備極小心是以比來一切飲饌服食之  
類未便頻頻頒賜正所以冀卿之安逸望卿之速痊也嗣後宜恪  
遵朕訓時加頤養導引中和節勞靜攝卽受朕恩賚亦免其拜跪  
始於病體爲宜卿年尙未老若調攝有方自然全愈爲朕宣力之  
處甚多此時不必以解退陳情用是特手書諭旨賜卿其悉朕惓  
惓之至意○四川巡撫憲德奏西藏烏蒙等處辦運軍需蒙恩勅

用倉穀毋許絲毫累民今崇慶州紳衿士庶以己貲代辦穀數至三千餘石及催令赴倉領回皆稱情願捐輸留爲本州儲備得旨該州士民慕義急公情詞肫摯此皆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浹體淪肌之效朕心甚爲慰慶著將崇慶州雍正七年額徵錢糧全行蠲免以示格外加恩善良之至意○甘汝來緣事革職以陳良弼爲左副都御史由太僕寺卿遷○丙申大清律集解附例告成○大學士九卿等議奏倉場米石虧空應著落前任監督各官攤賠得旨倉儲關繫天庾最爲緊要從前倉務廢弛弊竇叢生不得不嚴加整頓凡所以清查虧空治罪分賠者總欲令後人知所儆戒也今倉場各官俱已奉法積弊漸清人情咸知儆惕矣此項虧折餘米歷年已久其爲何年何人之虧空實難確指用沛特恩將此數十萬攤賠米石槩行豁免內有已經賠補者其急公守法

之心甚爲可嘉著照數給還並交部議敘以示獎勵○吏部議准廣西巡撫金鉛奏思明一州地方狹小毋庸專設流官其就近之思明知府又係土司從無統轄流官之例請將該州仍歸太平府轄從之○命河南開歸河道分巡南汝道山東分守濟東道分守登萊青道並加水利銜各府同知通判及各直隸州同州判並監管水利聽道員調委○裁直隸古北口同知一○丁酉諭內閣從前西藏用兵之時頗羅鼐甚爲效力蒙 聖祖仁皇帝授爲扎薩克台吉上年西藏噶隆等因嫉妒爭權彼此不睦阿爾布巴隆布奈扎爾鼐暗結匪類公然肆惡將朝廷敕封貝子總理事務之康濟鼐復仇將逆黨罪狀奏聞是以朕特遣大臣等領兵前往究問情由以便分別治罪頗羅鼐聞大兵將至率眾奮勇前驅直抵藏地

阿爾布巴等力屈勢窮被各寺喇嘛等拘執獻出欽差大臣到彼  
一一究問盡得其悖逆妄亂之情已將阿爾布巴等及逆黨正法  
西藏殲此渠魁黃教可興番眾可輯頗羅鼐深知大義討逆鋒姦  
俾無辜受害者得雪沈冤背旨肆行者早正刑辟甚屬可嘉著封  
爲貝子以獎義勇以昭國憲○庚子命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  
清查逋賑○解西琳任以張廷棟署西安巡撫由布政使署○壬寅以  
馬爾泰爲工部額外侍郎中選○是歲人丁戶口二千五百六  
十六萬九百八十又永不加賦滋生人丁八十六萬七百一十田地  
山蕩畦地八百六十五萬二千五百三十六頃二十畝有奇徵銀  
二千九百四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六兩有奇米豆麥五百四萬  
一千二百七十九石有奇草五百八十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束  
茶三十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五引行鹽五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

十二引徵課銀三百八十七萬六千一百有奇鑄錢七萬四千六  
百三十萬四千有奇